

涠洲一条街

涠洲岛南端，有个弧形的港湾。湾上有个小镇叫南湾。说是镇，也就是碧水边、悬崖下，顺着港湾而伸延的一条弯弯长长窄窄的小街。

沿街两边的房子是用珊瑚石砌成的。这里的珊瑚石很特别，风吹雨打的时间越长就越坚固。房屋大多是两层瓦顶楼房，木板铺面，门口时门口。小街宽处七八步，窄处不过四五步。

“哎，有日头罗，晒晒衣裳喂——”随着一声温柔的召唤，一条晾满了衣服的竹竿，同样架到窗台上。“哟，水娇你今天清仓查库？一定用五里香洗的哦，这么香……”

被叫作水娇的姑娘，不说话了，只是咯咯笑。

窄窄的街上，有牙科诊所，工商所，图书娱乐馆，饭馆，水产收购站，还有日用杂货铺。这些馆、所、铺不同别的地方，建在转弯抹角当行处，而是随便杂在民房中间，很融洽。日用杂货铺里卖货的随便杂在民房中间，很融洽。日用杂货铺里卖货的胖女人，早上刚开门，没有顾客，就坐在门口的方木凳上，悠然看着对门的渔伯用薄刀剖开鳝肚取钓钩，议论昨天的菜价。街上有个小小的菜市，一直延伸到海脚底。菜市的鱼价怪极了；大鱼便宜，小鱼贵。当地人都喜欢买小鱼中鱼而不买大鱼，不知是何缘故。

沿着小街，嗅着湿漉漉的海鲜味，左顾右盼，慢慢地走，20多分钟，便从东头走到西头。西头街尽处，一棵万年青树下，一汉子在补网。他说解放前，小街的两头，各有一扇重重的木门，日头红红，大门便关上了。那时，海盗常来骚扰。

“现在好了，”他望着我笑笑，“有大军驻守，放心哩！”他笑起来像个大姑娘，脸面潮红潮红的。

小街上的人，办喜事如果要摆酒席，得几十桌。长长一街人，亲戚套亲戚，没亲戚是好友，人情味浓着哩！

街边，一位后生肩胛上挂着渔网，手上提着篓，走出家门。大概是下海去。一位年轻的娘子倚在门边，怔怔地望着他消失在长长的小街拐弯处，才转身掩门。娘子的眼神柔柔的、丝丝缕缕的很长很长。

傍晚，小街上的人都从自家的后门走出来，赤着脚，啃着滋润的海滩，跳进蓝溶溶的海湾里去，降温、玩耍、搓渍腻。那时船也回来了，游泳的人从船上一个猛子扎到水里去，像一条条针尖鱼。

小街上的人说，他们祖辈来自大陆，广西广东，还有福建、海南。天南地北，却相处得和睦、幸福。街西尽头，万年青树下那汉子说，他曾经携子伴妻回离别30几年的雷州半岛老家，去探望年迈的父母和兄妹。但才离开小街三天，就想“打马转头”。他说他的心不是生在身上而是生在小街上，一离开就感到空荡荡。他把这经历光笑话聊给我听。我

却很激动。唐代诗人贾岛不就是一种感情么？他的《渡桑乾》这样写道：“客舍并州数十霜，归心日夜忆咸阳。无端更渡桑乾水，却望并州是故乡。”

涠洲一条小街，虽在远天远水，但涠洲的人在那里拥抱着生活，拥抱着热浪，还天天拥抱着浸在热浪里的那个朝阳和夕阳！心泰身宁是旭处，故乡可独在长安？

远在天边的涠洲一条街，虽然弯弯长长窄窄，但一直令我思慕、留恋和回味……

顾 文